文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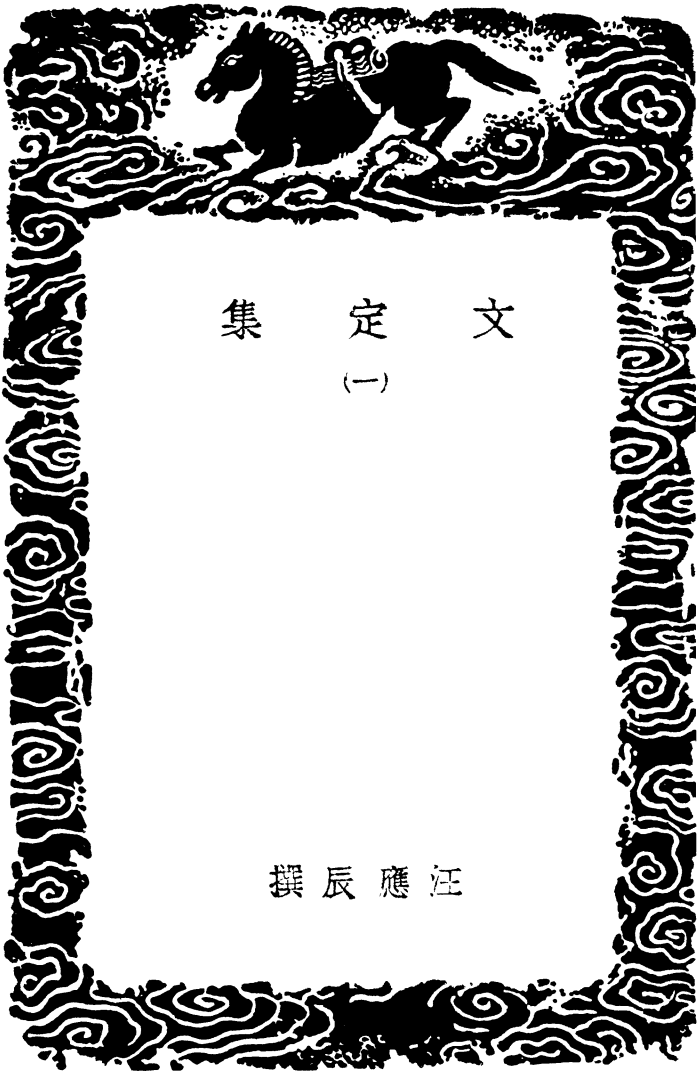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文定集

(一)

汪應辰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文定集目錄

卷一
奏議三首
卷二
奏議三首
卷三
奏議三首
卷四
奏議十首
卷五
奏議八首
卷六
狀劄十九首
卷七
表八首

策論二首
卷八
制九十二首
卷九
序八首　記七首
說一首　銘二首
卷十
題跋二十七首
卷十一
題跋二十二首
卷十二
題跋二十首
卷十三
書十八首
卷十四

書十八首
卷十五
書三十一首
卷十六
書十九首
卷十七
啓十九首
卷十八
啓三十首
卷十九
啓六十六首
卷二十
祝文九首
誌銘二首
卷二十一
祭文七首

誌銘三首
卷二十二
誌銘四首
卷二十三
誌銘五首
卷二十四
五言古詩八首
五言律詩十一首
五言絕句三首
七言古詩一首
七言律詩十二首
七言絕句十四首
帖子詞

臣等謹案、文定集一名玉山集、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特爲改名。初授鎭東軍僉判。後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游。後與呂祖謙、張栻相善。于朱子爲從表叔、恆相與商搉往返。其授敷文閣待制也。舉朱子以自代。契分尤深。故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祕書省正字時。以上書迕秦檜。外謫建州通判。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于吳芾、王十朋、陳良翰諸人

中最爲骨鯁。立身亦具有本末。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凡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弘治中、程敏政于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抄其要。編爲廷試策十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間、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百年。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爲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卽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抄錄。所採太狹。故奏議長篇多所缺遺。謹以浙江所購本、與永樂大典參互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爲二十四卷。雖未能復五十卷之舊。而業已得其大半。精華亦約略具是矣。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沈孫琿

文定集卷一

宋 江應辰撰

奏議

輪對論和議異議疏〔原註〕紹興八年五月

臣伏見日者敵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疏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成也或不能久。臣獨以爲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而結爲兄弟。又爲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謂敵人有悔過效順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爲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嘗一詣其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于我哉。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至雞豚狗彘。靡有遺者。是豈能有愛于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和。

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遑暇食而謀之矣。臣謂敵使既去。所宜申戒執事。交修庶政。陰飭邊吏。厚爲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卒。褒賞帥臣。動色相賀。以爲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于羣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于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專之猶卻衆謀。況其非乎。導人使諫猶恐不至。況拒之乎。子思言于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豫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可以成務。而虛己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臣且親見于聖世。何至以中國之大。爲讎人役哉。取進止。〔案〕宋史本傳云、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原註〕紹興二十一年、權吏部侍郎上。

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一．竊位素餐．死有餘罪．今者、陛下祇畏天戒．惟懷永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于五官．宜若不相爲用．然疾病之作．其必纍積于內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于外．善醫者察脈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今者淫而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于外者也．豈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寧者乎．或有所鬱塞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爲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爲命者、財也．取于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爲命矣．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昔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榷酤之法．唐至德宗．始有兩稅榷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爲民害．後世既已兼而用之矣．蓋唐之初．其取于民者．曰租、曰庸、曰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斂．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奏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爲常賦．今之稅是也．則賦斂之重．至於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經制、曰總制、曰羅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軍月樁、曰和買折帛．名爲不取于民．而其實陰奪民利．名爲漕司移用．而其實責辦于州縣．名爲州郡之餘．而其實不足．名爲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試詔有司．以此數

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倍也。至于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冬軍衣錢。昔之出于官庫者。今則斂之民矣。軍器物料。昔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今則賈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廉平之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無可奈何而不復問。況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于民者如此其多。則宜其財聚于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爲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爲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李吉甫始爲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嘗爲會計錄。元豐間又爲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爲紹興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有溢于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如經制、總制、未能遽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如和買、折帛、未能遽罷。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月朘。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怛于上。降丁寧之詔。立煩悉之法。初無益于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寢兵二十餘年。而邊餽如故。他用寖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厚斂。于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太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從之。所省逾半。籍

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三司賜糧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以愛民．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名爲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于困敝．有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內藏．當時平定僭僞．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于內．而民不知．眞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謂通下情．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納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裕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頃者臣下進見．陛下每諭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秦檜用事．專權自恣．惡天下之議己．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顧盼．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爲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導諛成風．稱之者以爲聖人．尊之者以爲恩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美于一德元老．至于輪當面對者．託疾而丐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夙退．聖問所及．則恐懼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遷延而不敢行．四方餽獻．畢集于相府．而尚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稟于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爲何如哉．原檜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爲說必不自以爲拒諫也．以爲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

招徠多士。不問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頹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奈何議論之臣。不能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反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路。摧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變爲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爲好名。或目以爲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于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戎諫田文而得寶于外。文表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爲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司馬光以爲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行也。慶歷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顓政。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羣下雖衆。然有志于國家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補于上。又困于近名之說。是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爲好名者。是不欲其爲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晏嬰謂和與同異。則夫目之以爲好異者。是欲其爲同也。伏望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爲邪。察今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覽士大夫是非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讜。斥遠諛佞。使天下知好惡所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爲忠矣。其或狂妄而不知大體。迂闊而不適于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也。如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僞。庶政之闕失。皆畢陳于陛下之前。又孰有鬱塞而不伸之嘆哉。至于防守盜賊之策。臣竊以爲今日之計。內之所以立國。外之所以備患。雖曰

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朝不同。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爲固。此則非六朝之所敢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察。常若寇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君。往往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繼承統緒。號爲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鎭建康。居月餘。吳人莫有至者。假王導兄弟爲之重。引顧榮賀循爲之先。然後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蘇峻、祖約、相繼稱兵。宗社危疑。不絕如綫。重之以桓溫父子。兩國非其國矣。恭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竭蹶奔走。惟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閫之重。臣握兵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望哉。然而勉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修。器械不備。堠障不立。烽燧不設。樵悴之民。襁負繁道而不之納也。閒曠之土。莽蒼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內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爲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說。以卹民力、通下情、爲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于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未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文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江。至于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其順流而下。通行無累。若高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建業地闊。營伍相望。外論頗以爲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尙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刻剝其下。而奴隸使之。平居無事。藉藉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也。捉

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肢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畏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溢。而能以立功圖報爲志。此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爲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勤于我哉。今師中不幾于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道之于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己。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爲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爲尤重乎。陛下誠留意于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爲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于疆埸之事。據險要。遠斥堠。遣間諜。察姦僞。諸如此類。皆可以付之其人。而聽其所爲。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當。表裏相應。勠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倖其或成者也。昔趙充國上屯田奏。宣帝輒下公卿議。諸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于是始詔報從之。處歷中經畫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輿爲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歲愒日。迄無所成。使其審之于初。奠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既已陳其大概矣。而惓惓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爲忠義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謫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如君。非必君而後知臣也。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尚。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

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于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于靖。至于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況其不止于靖耶。夫用一人而用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爲實用也。且臣聞人恆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于陛下昔日之所知耶。其亦有未易知耶。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眚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爲難者。蓋在于此。惟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軍中功賞不實〔案〕原本未註年月、據宋史本傳、奏劾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在樞戶部侍郎之前、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鄧辰由權吏部侍郎、改權戶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則是疏爲閏二月以前所上、

右臣伏見比者指揮令李顯忠開具實立功人保明申三省樞密院。取旨推恩。今來李顯忠保明到安豐軍正陽西迎見番賊。獲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五人。仍各開具合補轉官資。朝廷不待核實。即從其請。雖賞不踰時。固當如此。而事失其實。人所共疑。蓋自去冬以來。中外之論。皆以爲將帥擁兵境上。敵騎奄至。不能一戰。惟是望風奔避而已。如顯忠其一也。而臣亦有不能不信者。誠使官軍果能迎遏其鋒。大敗其衆。掩襲追擊。至于再三。如今來功狀所謂。然而敵數敗則宜退矣。縱使其堅忍而未肯退。亦不應遂能徑進也。我師數勝。則宜進矣。縱使其持重而未欲進。亦不應至于遽退也。今敵人長驅突入。蹂踐數郡。而我將帥之臣。自以爲戰勝者。已棄淮而歸南矣。此所以中外之論紛然。而臣亦不能不信也。今乃反以爲功。

列上五千餘人。率加以不次之賞。其可謂之實乎。王權亦嘗以安豐之捷入報矣。自今觀之。果何如也。近日言者。論劉光輔之罪。如安冒功賞。乃其一事。況至于五千餘人者乎。其他士卒聞之。亦將以此而望于其帥。帥必不能抑也。又如是而推賞也。則所謂五千餘人者。將至于數倍而未止也。將帥無所忌憚則益驕。士卒無所勸沮則益惰。冗濫者衆。則國用益屈。民力益困。末流之弊。將有不可言者。此臣所以甚懼也。眞宗皇帝巡幸澶淵。契丹通和。大將李繼隆、石保吉葛霸以戰功止加階封。內侍文質以射殺敵將。自高品遷殿頭高品而已。富弼以爲諸將不能大破敵人。卒至和好。眞宗以是爲恥。主既恥。則將何功焉。所以薄其賞也。若無功而和。則將帥可罪。而賞亦不行矣。臣竊以爲時異事異。今固不能盡如祖宗時。然愛惜名器。甄別功勞。則當以祖宗爲法。從而斟酌損益可也。其安豐軍功賞。望聖慈宣諭三省樞密院。更加詳酌。取旨施行。干冒威嚴。臣無任戰灼之至。

文定集卷二

奏議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原註）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金主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遜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豫爲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羣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今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爲金主寬厚。能得衆者。或以爲懦弱不立者。或以爲急于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爲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爲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漢光武初定天下。臧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光武答以北邊尚強。而屯田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于此。要之爲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至于淝水之戰。敵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敵人雖盛。未足爲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晏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勳勞。猶不見容。而道之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皆自此始。然則敵人雖衰。未必爲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敵人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爲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

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爲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窮極奢侈。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卽位。一切罷之。至于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爲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榷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爲善榷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貞元八年。榷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于今日財利。尙能有所增加否乎。至于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月椿。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什倍于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于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儲。至于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爲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于庫。粟餘于廩。孔戡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免屬州通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俱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于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爲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鎭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

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于陛下也。凡百官有可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寖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乎。尺籍之僞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出于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于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爲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況其事之初行。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于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于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于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爲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爲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爲豐厚而失于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爲寬縱而失于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于上。

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亙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爲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于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況于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爲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于艱難之時陛下誠以東晉觀之國于江左中原分裂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既死而王恭殷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金人之役甚于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爲非暴虐之敵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令謂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沈竈產蛙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于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繫之甚重憫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惟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爲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

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爲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爲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爲工匠或驅之以爲商賈或抑之以爲僕廝之役既虐使之以不當爲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敵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浹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爲誕謾列上戰功誑惑羣聽急危之際被旨應援乃或游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于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于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剝之計至于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憩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憩誠有(亡)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或陰爲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

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反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踦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爲在己。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于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洒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爲。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彊之使行。驚擾狼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隸使之。初不藉以爲戰鬬之地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止于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于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于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于未萌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爲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戶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吏。夤緣爲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咈人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

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于縣。縣之巡捕者。則執役于州。州之守衞者。則分隸于諸軍。豈所以爲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士人爲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于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于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卽寢罷。蓋凡所以開闔動搖。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于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于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于無備。田里不至于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爲憂。凡在臣子。莫不惶恐。臣竊以爲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爲治者。要必以至誠爲本。以力行爲要。不尙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僞者有所不敢爲。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預于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于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于上也。必滅裂。又安能旋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爲尙。夔路帥臣。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爲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爲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爲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爲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爲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惓惓。獻其愚衷。

惟陛下裁赦幸甚

論敵情當爲備海道未可進

臣猥以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遇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請對輒具書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敢信但只沿邊嚴兵爲備臣竊歎仰以爲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金國遣人至盱眙喻吾使者以國有內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道聽塗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于遠而變生于內今敵人荒淫侈汰暴戾苛虐兼此三君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示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婁敬以爲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以絕口今敵有內變所宜蔽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振暴其短于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爲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怪其于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諄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敵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爲強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中國之所當患而豫防者無乃或甚于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願陛下懋昭聖德如近日能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儉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卻

廟務爲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緩隙之闕。雖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于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溫州有王憲者。自謂習于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千餘人。更乞朝廷應付人船器械。欲以直擣登青。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于彼固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以不貲之費。而爲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陝西。所費纔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咎。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怪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敵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夫被執。必且提掖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敵無能爲也。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斃哉。又使如前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鹵掠蹂躪。以充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于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耀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吳之與魏。固已顯爲仇敵。然猶不肯爲掩襲之計。況今日之于敵人。猶且羈縻不絕哉。臣以爲諸如此類。皆不當爲。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爲然。伏乞速賜裁處。

措置海道回奏

臣伏見比者敵人既退。海道宜若無可慮者。然臣被旨出使。職當詢究利害。以歸報于上。庶幾不虞之戒。

將來之備。或有取焉。竊惟兵興以來。三十餘年。講究指畫防捂之計。無遺策矣。而臣愚猶有疑。蓋今明州之分屯于海上。皆水軍也。舟楫之于海。其所因者風爾。順風而行。則瞬息之頃。已數百里。不然。則寸步不能進也。彼其所以能來者。其得風可知矣。我乃遡風而迎擊之。其難易勞逸之勢。不侔甚矣。或以爲扼其後而襲之。則我之與彼。皆順風也。夫均是順風。然彼先而我後。彼往而我隨。亦未見其必可勝也。況或者衆寡強弱之不敵耶。臣以爲于舟楫之外。能據其便利。扼其要害。則用力甚省而功倍之。有不可同日語者。何則。敵人之來。非大舟不可以浮海。非乘潮不可以入港。非小舟不可登岸。今誠于明之定海。選練步兵。分列港岸。而又多設機械。以隔閡敵所從入之路。彼雖僅能入港。而潮退之後。舟爲無用矣。岸上之兵。強弓勁弩。拳石火礮。乘間俱發。彼輾轉于泥塗之中。進則不能。前而退則吾以舟師邀之。可坐而斃也。如有縱之使去。雖復入于海。亦將安所爲哉。此萬全之計。甚易見也。夫捨堅而攻瑕。以逸而待勞。處高而臨下。此皆用兵之道。今專意于水軍。而岸上乃無一夫。持兵而誰何者。此豈非有所未盡乎。然方國用匱乏。而議欲益兵。此其勢又將有未易行者矣。伏見明州水軍有選于諸寨土軍者。有選于本州禁軍者。有取于諸州弓弩手者。其間雖多強壯伉健。而海道則往往非其所習也。毆之登舟。掀簸攲仄。則悸眩而不能立。嘔逆而不能食。瀕海之人。類能言之。此正可以用之于陸也。至于見在海舟。以近降指揮。則例計之。其該卒不下千人。舟之大小。自有分量。人數過多。適足爲累。而明州弓弩手五百人名爲水軍。其實止就本州教閱。今若于軍中通選一千五百人。取其可用于陸者。以爲步兵。如此。則無益兵之費。而水陸之技各

盡其長備禦之方始得其要矣天下之事必昔人所已行與今人所嘗試乃盡能得其利害海道用兵自昔未有著其法者而近年防海道亦未嘗一用之也是以因仍舊貫不復他議況舟師在海乃曰備之于陸其言若未易信而理則有可見者伏望聖明裁擇幸甚

文定集卷三

奏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原註）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爲人臣則盡心勠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爲。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謾。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于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不能辨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眞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于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于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于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

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吾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之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啟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其積寖久。其流寖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爲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于邪正義利之辨。特留聖意。奬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復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爲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原註）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闊。蓋自昔人君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間疏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于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于己。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于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爲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爲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總管鈐轄與帥守不相統臨

臣伏見慶歷間西北二邊皆已和附而韓琦、范仲淹同奏對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今敵方請和而陛下長慮卻顧益修武備仰見聖明所以思患豫防之意天下幸甚然其施行節目臣愚猶有未達者反復思之不能自釋念欲以愚慮所及冒昧奏陳而臣身在遠外則疑于出位官爲帥守則嫌于自私欲發復止至于累日仰惟陛下以至公治天下以至誠待羣臣而臣蒙恩厚任責重乃復顧避世俗嫌疑有所不盡則非臣子之義矣是以終不敢自默惟陛下幸賜裁赦臣聞立國有體治軍有法體不可以不正法不可以不嚴何謂立國有體夫自朝廷以至郡縣其尊賤之勢殊矣然而上下相維表裏相濟如網在綱如臂使指其實一體也一縣之衆必由于令一郡之衆必由于守守之權必歸于按察按察之權必歸于朝廷以郡縣論之令失其職則一縣之事廢矣守失其職則一郡之事廢矣凡在郡縣之內者未有非守令之所當治也如此而後有所統壹昔范純仁知開封府襄邑縣縣有牧地衙士縱馬踩踐民田純仁執而治之有勑其非法者純仁詞不屈乃詔畿縣兼主管牧地既在縣境不可以不聽于令不然則非仁所以爲縣矣唐憲宗時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諸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任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夫以天下之大而一縣令之微亦必使之正其職此祖宗所以久治也以河朔諸鎮而刺史縣令皆失其職

此唐自中葉以後所以亟亂也惟是熙寧間朝廷經理西北議者請于河北、陝西、河東、京西等路別置將官專訓練士卒知州知縣皆不關預司馬光言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押爲將帥之官州縣長吏未嘗不同管轄蓋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今爲州縣長吏而于所部士卒不相統攝將官與長吏抗衡萬一有非常之變長吏何以號令其衆禦姦宄哉于是始詔知州知縣同行管轄然當時守令所不預者特將官一司爾而鈐轄都監之類所隸屬如故也其不預將司之事者特守令爾而經略、安撫、都總管、鈐轄司所以統攝之職猶在也司馬光猶以爲難況乎悉以軍政付之武將而帥臣守臣不相統臨此殆非所以明職守存國體而爲永久之制也何謂治軍有法夫率士之濱莫非王臣釣是人也豈有異哉而言人之論以爲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王公以至輿臺皂隸皆分定而不可犯賈誼亦謂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若曰莫非王臣也混然一等則豈所以尊天子哉況于兵者聚天下驍勇之徒授之以不可嚮邇之器而教之以戰鬬殺伐之事其所恃以制御柔服之者以有名分紀律也唐季之政一切姑息上下之分不明士卒不知有偏裨偏裨不知有將帥禍亂繼起兵革不息者凡二百餘年我太祖皇帝始定軍制使以階級相承毫釐之間不容侵越是以令行禁止中外肅然東征西討無思不服其貽謀遠矣此萬世不可易之法也今欲專任將臣益修武備則宜以名分紀律爲先而所任以領其事者乃獨不用等級既非所以尊朝廷亦非所以率其下矣或者以爲今帥守之職初不廢也特教閱之際不相統臨其餘則

自依軍制也。臣竊以爲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將教人以父子之義。則必制爲坐立拜跪之儀。將教人以兄弟之序。則必制爲徐行後長之節。蓋有文具而本未必然者。未有蕩然無文而以爲其本猶在也。今既已不相統臨矣。則所謂軍制者。其能以獨立哉。孔子爲政。以正名爲先。蓋名正則言順而事成也。有其名。然後可以責其實。今名爲不相統臨。則其實亦從而廢矣。此皆臣愚之所疑也。伏望陛下察臣芻蕘之言。斷自聖意。更賜詳酌施行。

論添差員缺

臣伏見議者欲將已罷員缺復行差置。臣雖不盡知其說。然反復思之。未見其可。蓋聞古者爲官擇人。後世爲人擇官。夫爲人擇官。固非治世之事。未聞爲人而設官也。祖宗之時。建官不多。而事無不舉。元豐改定官制。雖號爲文物大備。然在京職事官。不盡除足。至紹聖間。六曹郎官。猶通輪宿直。此可見也。河北、河東、陝西、二廣帥府官屬。不過主管機宜。幹當公事各一員。亦有無幹當公事者。至熙寧間。悉罷帥司幹當公事。既而永興軍帥臣辟置主管機宜。神宗皇帝以永興近裏。又無邊事。其主管機宜亦罷。以祖宗全盛之天下。關中重鎮。而于帥司一官之辟置。其重惜如此。固未嘗有後來所謂參議官及準備差遣準備差使之類。其他帥府止帶本路鈐轄。又未嘗有屬官也。太祖平定天下。革藩鎮之弊。州郡始置通判。然小郡往往不置。未聞又有添差通判官。慶歷間。詔天下州郡立學。後始聞有教授。如四川五十餘州。其有教授者。成都、梓夔三郡而已。崇寧間。蔡京用事。恢崇學校。廣置師儒。以文飾太平。猶以郡小或應舉人少。則令

二三州學者聚于一州。大觀四年。復詔所在學生不及五十人者。不置教授。推此類言之。他可知矣。今自艱難以來。諸路皆置安撫使。有參議。有主管機宜。有幹辦公事。有準備差遣。有準備差使。一官或三四員。諸州添差通判。有至三員者。州郡生徒。僅有二三十人。或全無一生徒者。而皆置教授。太上皇帝聖明更化。屢降詔旨。尚已去其弊之太甚者。陛下卽位以來。博訪利病。燭見幽隱。凡無用冗贅之官。皆經有司講究。見其決可罷。然後罷之。無不合于古義。當于人心。昔漢光武併官省職。十置其一。費減億計。唐憲宗用李吉甫爲相。省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員。中外之士。蓋望陛下因今日之已行者。推而廣之。以幸天下。如光武憲宗之政。竊料聖意必將慮之以審。爲之以漸。有所待而後發。奈何又取已罷之冗員。而復置之乎。今之州郡。凡百費用。蓋十倍于承平之時。如宮觀。如嶽廟。皆無定員。如離軍使臣。如養老軍員。如歸正。如歸明。如審官其所創置員缺。未易悉數。又有特添差者。以此耗蠹益廣。窘迫益甚。遠方州縣。至有公行科斂于民。名爲養老添差錢者。官吏又或憑藉其名。夤緣爲姦。無所不至。掊克如此。而官兵請給。有三四月或半年不支者。今所罷無用冗贅之官。雖未能大有所益。譬如羸弊之人。負百斤之重。若省其十之一二。亦足以少寬其力。至于如前所陳離軍養老之類。此皆事之不得已而未能免者。又足以使天下之人。知聖主矜恤之意。未嘗不在斯民。特勢有所未行爾。若復以前此冗員。布列州縣。則是得已而不已。殆非所以明陛下聖意于天下也。又況比年以來。凡諸軍冗濫。多所釐正。今于文臣則明知其爲冗濫而特與之。何以使人心服乎。豈不亦起僥倖之意乎。或以謂方今士之未有差遣者多。非如此。不足以處之。此則臣

所謂爲人設官者也。士之守待堂除。與夫體例之當得堂除者。臣所不得知。然以事理度之。似非甚多。于非甚多之中。其有氣力勢援者。必多于孤寒之士。而才能績效。所當必與者。又亦有數。何至以此之故。而更革政令。增置員缺。欲人人而悅之乎。凡臣所陳。特其大略。竊謂已罷冗員。無可復置之理。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指揮施行。取進止。

又

臣輒有危懇上瀆天聽。臣比見議者。欲將已罷員缺。復行差置。曾具劄子奏論。以爲無可復置之理。今來伏覩敕命。指揮諸路參議官。昨罷員數竝復置。又指揮通州無爲軍。各復置教官一員。又指揮依白劄子所乞。復諸州添差簽務、通判、支判、教授、屬官等缺。以處待缺職事官者。伏念臣承乏吏部。識見偏謬。議論輕妄。今敕命已下。臣于官守之義。無所逃罪。見今居家待罪。不敢赴部任職。伏望聖慈察其愚憃。特賜繩責。以明典憲。臣無任惶恐俯伏俟命之至。取進止。

又

所有已罷冗員。無可復置之理。臣前已具奏外。今來指揮止令添差一次。則是朝廷知其冗濫。不可復置。特出權宜。不爲定制。然臣竊謂權宜之政。必甚不得已而後行。如近日離軍使臣歸正、歸明官之類。蓋苟以廩祿周之而已。故官雖冗而未能罷。費雖多而未能省。非以設官分職爲當然也。今待缺職事官。豈亦有所甚不得已乎。內外庶官自朝廷進擢委使之外。或堂除、或銓選、或辟置。必取其情願。惟有罪送吏部

者。乃始直註令待缺職事官。豈亦與有罪者比乎。臣頃因進對。伏見陛下以如何得士人崇尚節義爲歎。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臣竊謂士風厚薄。亦在上之所以獎進激厲之者何如。賈誼曰。人主之待其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今所謂在京職事官者。蓋亦朝廷所嘗簡拔而稍異于其等夷者也。若謂其間有不足以當在京之選。則公行汰斥。明示好惡。舉錯既嘗孰不心服。今乃不問如何。一切示以厭薄之意。處之以添差。強之以直註。使其有識見廉恥。其肯強顏俯首。以就升斗之祿。苟且苟之活乎。甚非所以待士而厲其節也。臣雖愚陋。不足以論天下士。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除樞密院編修官朱熹。家貧母老。飢粥不給。今缺期既到。朝廷屢促其供職。而躊躇不進。使其聞朝廷所以待士者如此。其敢來乎。又新除太學博士呂祖謙。未嘗有求于朝廷。止欲就吏部射缺。而朝廷以其試中宏詞。特除博士。今又可令直註諸州添差教授乎。臣所知者如此。其不知者宜不少矣。然而名爲在京職事官。而守待遠缺。有至八九年者。此誠前所無有。臣嘗試令契勘除學官多是選人。例皆遠缺。及司農太府寺主簿亦係遠缺外。其餘者二三年近或不及一年。方元祐全盛之時。吏部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缺。而堂除人有待缺及一年以上者。今吏部京朝官使四年缺。若堂除亦以此爲差。其過此者不復差除。不過三五年。則今之所謂遠缺者。亦無有矣。自不必爲此紛更也。

文定集卷四

奏議

御劄問蜀中旱歉晝一回奏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實封劄子。伏蒙聖慈。以問蜀中缺雨不甚。有妨秋成否。倘爲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聞奏。臣遵稟聖訓。謹具晝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軍。惟成都府九縣今歲大熟。其他雖豐歉不齊。互相乘除。亦可僅得中熟。惟是綿州旱甚。田苗不實。臣曾問權綿州李鑾。何以爲計。李鑾云。本州有常平米一萬石。錢一萬貫。若更以錢糴米。可以添助賑濟。伏乞睿照。

一、諸州通判。係主管常平官。正是奉行荒政。若官不得人。雖有錢米。未必實惠及民。契勘綿州通判鄧權。以丁父憂去官。本路轉運司先擬差右朝散大夫王會替鄧權。吏部尚未放行。但王會不甚曉事。嗜酒多病。難以倚仗。竊見左奉議郎王惇。詳練世務。勇于爲義。頃者蕭振爲四川制置使。王之望爲總領。惇詩皆在幕中。多所補益。又右通直郎雲安軍使兼知雲安縣任忠臣。清介有守。吏事疏通。又右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史松。老精力強敏。奉公守法。伏望聖慈于此三人內。除一員。充綿州通判。填鄧權缺。必能舉職愛民。仰稱聖明寬恤之意。如或吏部已差王會。即乞將王會別與差遣。

一、臣伏見利路劍州旱歉。又甚于綿州。目今米價每石錢引十二三道。如武連縣已自絕市無米。臣嘗問劍州通判宇文紹奕。本州利害。紹奕爲臣言蜀中諸州。如利閬、綿、梓等處。屯駐軍馬。並從官中應付錢糧。惟是劍州軍馬總領所令本州自行和糴。夏秋兩料糧六萬八千餘石。馬料二萬六百餘石。係以人戶家業錢均數總領所支到糴本米。每石錢引六道。馬料每石三道。又更高折絹估。以目今時值計之。民間不得半價。至于搬運輸納之費。又在其外。況劍州夏秋正稅。不過米麥二萬四百餘石。而和糴乃加數倍。如今年民間乏食。雖使有錢。亦無從得米。其劍州近處地名水口係通水路。頃年每于水口置廒收支。今若選委官員。以糴本錢就豐熟去處收糴米斛。于水口貯積支遣。可以寬減民力。贍給軍糧。實爲兩便。臣竊謂州縣災傷。雖合納常賦。亦當減賦。豈可重賦之外。更此重困。若不及時拯救。民何以堪。臣已爲新除總領查籥詳言之。若查籥到司之後。必有措置。伏望聖慈更賜行下總領所相度施行。

一、契勘縣令職在字民。劍州梓潼縣號爲繁劇。其知縣右宣教郎任劭。瞻視不明。心力短淺。職事曠廢。臣曾問通判宇文紹奕。如何本州都不理會。紹奕云。本州累曾申轉運司。乞依條以縣之繁簡。令之能否。隨宜對換。轉運司久未行下。臣竊謂以繁簡對換。雖古人所常行。法令具載。然其實不通。只如雖是小縣。事簡而知縣有能。則州郡與百姓皆欲其留。若度衆人所欲留者。而以不能之人代之。亦于人情不順。是以所在往往難行。伏望聖慈將任劭別與差遣。令本路監司公共舉辟廉平強敏之吏。充梓潼知縣一次。或于王惇詩等三人中差一員知梓潼縣事。亦乞自聖裁。

一、契勘成都府路水田多、山田少、又有渠堰灌溉、而潼川府路多是山田、又無灌溉之利、今來秋收微薄、米價漸貴、民已艱食、伏乞睿照、

一、夔路最爲荒瘠、號爲刀耕火種之地、雖遇豐歲、民間猶不免食草木根實、又非潼川府路之比、今歲旱歉、如夔州每常米價、止是錢引五道左右、今已是十道以上、內梁山軍、廣安軍、雖頗豐熟、又不通水路、止可贍給本軍、伏乞睿照、

一、契勘四川州縣、曲折不一、但得米穀流通、價值平和、可以接濟、待得來歲麥熟、庶幾不爲甚害、而所在往往患于無錢、束手坐視、莫知爲計、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支降度牒五六百道、委付官司、出賣于豐熟去處、收糴米斛、卻量度多少、于荒歉州縣出糶、拘收價錢、聽候朝廷指揮發納、如此則既得米斛、可以平物價、濟民食、又爲朝廷變轉得度牒價錢、官無所損、民被其惠、實爲利便、緣若降度牒到得四川、已是三四月之後、不能及事、今來所請、如蒙施行、乞指揮于急遞中、先次行下照會、卽所委官司可以且將其他官錢支用、趁時收糴、

一、諸州常平司錢米、往往州縣缺乏、那移借兌、雖官司點檢符移取會、止是文具、皆非實在之數、今欲分委曉事官員、體訪考覆、取具的實見在之數、以備賑濟、伏乞睿照、

一、臣竊以州縣之事、全在官得其人、其間有盡心職事、惠利及民者、爲朝廷所知、則益自勉勵、其餘亦皆向慕、所謂有功而見知、則悅、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臣竊見知果州趙不拙、遇事不苟、見義必爲、到官承

水旱之後。竭力撫字。發倉廩以賑之。作糜粥以會之。治療其疾病。收瘞其死亡。每事親臨。各有條理。在今日州縣中。未易多得。竊恐聖慈所欲知者。伏乞睿照。

一、臣今來所條具。止是以見聞所及。先次具奏。若別有合行事件。臣當接續奏稟。伏乞睿照。右謹具如前。取進止。十月十三日奉聖旨、令戶部于見掏收諸路未賣度牒內、給降四百道、付汪應辰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餘依議。

再奏蜀旱歉

臣先準御前寶封劄子。以蜀中缺雨。倘爲旱甚。當作如何賑濟。令臣詳具聞奏者。臣除已遵稟條具外。今有續次合奏聞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成都府路惟綿州旱歉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杳籥書云。綿州屯駐將兵。歲支米五萬餘石。係總領所支錢。就本州糴買應付。今歲諸縣荒旱。自八月至今。絕無新米上市。官司雖追集牙人及賣米鋪戶多支本錢。勒令承買。例皆無米可賣。往往請錢而去。即便走竄。上下皇皇。無以爲計。今來總領所措置。召募土豪自糴綿州米五萬石。更不于民間收糴。伏乞睿照。

一、利路惟劍州今歲旱歉最甚。臣前已具奏外。今得總領杳籥書云。欲蠲免本州今年民間科糴一料。又得利路轉運判官王瑤書云。已差官檢踏本州災傷。俟見合減放數目。即依條施行。伏乞睿照。所有劍州科糴曲折。臣前已詳悉具奏。今來更不再瀆聖聽。

右臣竊以綿劍兩州若免得糴買軍糧。又依條減放災傷稅租。將來更出糶常平米。可以接濟到麥熟。庶幾不爲甚害。臣又契勘得總領所累年敗壞之後。目今軍糧缺乏。若以常人處之。但應急取辦。豈暇恤民。而查簴尚未到司。乃能于此時隨事措置。救濟百姓。其處心行事。實爲過人。臣不敢不具奏知。取進止。臣竊以唐劉晏理財。以養民爲先。今如查簴所爲。亦使遠方監司守令皆知聖意所在。有所勸慕。十一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查簴令學士院降詔奬諭、

第三次奏賑濟旱歉

臣準尚書省劄子。伏蒙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者。仰惟陛下軫念困窮。俯燭幽隱。惻怛之誠。特達之惠。遠方百姓。無不感戴聖恩。臣猥以疏拙。獲奉詔旨。敢不罄竭。以仰稱德意。萬一。緣度牒未到。已先兌那別色官錢。逐急收糴。斟量緩急。隨宜賑濟。所有體訪到諸州豐歉米價低昂。及常平義倉見在米斛。已別狀奏聞外。目今諸處米價稍定。麥苗甚茂。氣候頗蚤。不過來春之末。便有新麥。庶幾可以接濟。竊恐聖慈欲知。謹具奏聞。伏乞睿照。取進止。

御劄再問蜀中旱歉

臣準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寶實封劄子。伏蒙宣示蜀中今夏缺雨。未知秋成之後。即今歲事何如。民間不知艱食否。可具奏來者。契勘臣先準御劄。以蜀中倘爲旱甚。當作如何救濟。令臣詳具奏。續準尚書省劄

子。三省同奉聖旨。給降度牒四百道。付臣專充糴本。措置賑濟。不得別將他用。臣凡三次具奏。所有蜀中豐歉米價低昂。及所以救濟之策。伏計悉已仰徹天聽。今契勘待旱歉州軍。成都府路則綿州、漢州、石泉軍。利路則劍州。潼川府路則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其餘雖分數不等。未爲甚害。所有災傷去處。已不住移文所屬。及時賑濟。務令實惠及民。雖據申到。竊恐其間曲折或尚有未盡。臣已選差成都府通判何耕、往綿州、漢州、石泉軍。制置司幹辦公事程佺、往劍州。制置司準備差使謝中、往渠州、果州、合州、廣安軍。令逐一體訪飢民數目。仍與各州軍守貳相度措置。內有缺乏錢米去處。即從制置司支撥應付。今畫一條具如後。

一、臣契勘綿州申到本府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三萬七百餘石。前此以守臣未到。制置司選差隆州簽判李蘩權州事。李蘩自去年十月即行賑濟。抄劄到缺食人四萬五千九百餘口。既減價糶米。其老疾貧乏不能自存者。支與食米。無衣者。給以紙襖。〔案〕紙原本訛紙、今據說文紙絲滓也、從系氏聲、改正。至十二月初十日。知州白麟到任。制置司復令李蘩通判綿州。勸誘富民、或糶米、或造飯。皆官爲主之。目今請飯者日二千九百八十九人。疾病者給藥醫治。死亡者差僧持課收瘞。李蘩又遍往諸縣檢察措置。尤更詳悉。外縣乏米者。從本州搬運應付。委是得以均濟。所有總領所近又將綿州合支移劍州稅米。與免支移。仍更不理納地理腳錢。又將先所兌糴綿州義倉米一萬石。依舊撥與本州。通融賑

濟。又將乾道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每月合起糴本錢一萬一千四百餘道。令每月止先起一半。凡此數事。于州郡及民間實爲利便。

一漢州及外縣共管義倉米五萬五千餘石。知州劉儀鳳竭力賑濟。與臣書云。凡事皆親自檢點。纖毫不容作弊。除減價糶米外。其造飯所給城中日計六千餘人。德陽縣三千五百六十一人。什邡縣六千二十四人。綿竹縣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人。又有鄉村鎮市去縣稍遠者。分委士人就近賑給。本州既令各縣截用合納稅米。又以車乘載米。分往諸縣。蓋漢州義倉米數目比他郡最多。又有富民相勸率出米者。委是可以足用。

一、石泉軍三縣內、神泉、龍安、兩縣不熟。共抄劄貧民二千九百二十八。日逐以義倉斛斗賑濟。

一、劍州舊以軍糧米于民戶科糴。總領所差官白行措置。非惟民間免得科糴。又留得米斛在劍州境內。先據劍州申赤米每石計錢引十一道半。緣住罷科糴之後。物價漸減。今赤米每石止計七八道左右。此可見其效矣。又官撫司委官將梓潼、陰平兩縣災傷去處。每縣約三千戶。每戶三口。每口給米一升。又以米麥粟豆共五千石。應付劍州出糶。又本路轉運司據兩縣人戶陳訴災傷。凡一千四百五十三狀。將上件人戶合納秋稅。並行除放。所有除放過米斛。卻自轉運司措置收糶。應付支遣。又兩縣有每年依額合解赴轉運司省計錢物。亦權住催理。又官撫司將兩縣上三等人戶餘欠稅。候麥熟日帶納。幷四等五等人戶秋稅權住催理。又制置司已將糴到米五千石。從眉州水路搬載前去劍州。令專充賑濟支用。

一、果州連歲不熟。知州趙不拙到任之初。止有省庫錢引一百六道。倉米三千一石六斗。而趙不拙檢察欺弊。撙約究費。于窘乏中措置賑濟。皆有條理。又積得錢引二萬道。收糴米斛。以備緩急。此一州可以無慮。

一、廣安軍每歲缺軍糧米九千三百餘石。自來于管下三縣科人戶隨稅中賣。其在市米價。每石錢引五道左右。官中止支兩道。又每一石四斗方量得一石。制置司已行下本軍日下住罷科糴。出榜曉示人戶。仍牒本路轉運司從實計算。應付支遣。庶幾寬省民力。近又得本軍簽判李若愚書。以爲勸誘賑濟。不可以威令驅迫。不可以產業之簿書爲虛實。不可令飢民專聚于一處。不可使胥徒預其事。見今專委鄉里忠信之士。自知軍簽判躬率在城倚郭僚屬。各助錢糧。而鄉官亦以風誼敦勸大家巨室。不拘等第。止據見在物力。隨其高下。出備濟助。若是佃客。則使田主自給之。餘各歸其附近屯長。尋據本軍節次申到賑濟次第。臣亦令所差委官。齎錢就廣安軍、渠川、合州糴米應付支用。緣目今各處米價。較之常年。不甚增長。渠合州亦不缺米。但有錢收糴。即可濟用。

一、臣竊以周官荒政。曰緩刑。曰除盜賊。蓋刑雖當緩。而除盜賊則在所急也。制置司先訪聞廣安軍渠江縣界有強盜結黨肆行劫掠。巡捕官司往往與爲表裏。又有形勢家爲之囊橐者。昨來果州捕得兩火賊人。已行斷配。其餘黨尚復出沒。遂具人數姓名。行下廣安軍。委知軍措置。續據申已捉到正賊七名。其餘見不住收捕。聞日來盜賊亦頗戢斂。

一、遂寧府民間雖稍缺食、不如他處之甚、臣得知府張震書云、在城及外縣抄劄到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約二千名、或請米或請飯、各隨其所欲、去冬差官齎錢于恭瀘等州收糴、可接續糴賣以平價、

一、臣得夔路檢法官李德修書云、夔路秋收、大約不均、總之可及五分、粟豆可及七分、諸州米價、每石止錢引五道上下、緣荊湖歲稔、米船多上至歸州、夔州亦是一助、又云恭州飢民已近四百人、鄉村竊盜頗衆、制置司已行下委恭州通判趙汝明措置賑濟、

一、綿劍州諸縣、多有流民、將幼小男女遺棄道路、緣力弱道遠、不能到州縣領米飯、臣已備條行下綿劍州、措置收養賑濟、務在存活、仍牒四路提舉常平司、疾速依條施行去訖、

一、四川田土、無不種麥、今歲氣候頗早、大麥約二月半間收穫、小麥須至四月初間方熟、

一、先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降支度牒四百道、專充糴本、不得他用、緣度牒未到、諸州災傷遇有缺乏、臣即以制置司錢米逐急應付、他日更不于度牒錢內除破、庶幾可以存留、專充糴本、爲異時緩急之備、右謹具如前、取進止、臣今來所奏、其間有與前奏不同者、緣州縣事宜、逐時不一、又有續次體訪取會、方見的實者、其賑濟飢民、止是各州截月終申到人數、此後又須別有增減、伏乞睿照、

謝御札

臣伏蒙聖慈、頒賜宸翰、以蜀中秋成、如何民間不至艱食否、仰惟陛下軫恤百姓、而以困窮爲先、照臨四方、而以遠外爲重、至誠惻怛、咨詢下逮、雖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何以加此、臣以愚拙、蒙被

使令。敢不夙夜罄竭。仰稱德意萬一。所有災傷州縣。及措置賑濟次第。已別具劄子奏聞外。伏乞睿照。

又

臣伏蒙聖慈。俯賜宸翰。以蜀中旱歉。令臣條具所以救濟者。臣除以別具劄子奏稟外。仰惟陛下端居九重之中。明見萬里之外。至誠惻怛。咨詢下逮。堯舜用心。何以加此。臣得于此時躬奉聖訓。布宣德意。竊不勝欣忭戰栗之至。

奉中詔奏邊事

臣伏讀手詔。陛下將親屈帝尊。以勞六軍。中外臣子。孰不感憤思奮。有敵愾雪恥之志。臣竊觀敵人雖以大舉爲詞。然如襄陽川陝。不過欲擾我邊民。分我兵力。以僥倖萬一而已。自西和州相繼獲捷。敵卽引遁。雖詭計或不可知。然其大勢可見矣。今者蜀中人情皆復安帖。伏恐聖慈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奏邊事

臣契勘近日累據沿邊申報探到北界事宜。皆云敵騎已去至平陽府。尋卻截住復回陝西。目今積聚糧草。修蓋廒舍。聲言欲七八月間用兵。臣竊料之。蓋緣地界未定。一則敵人未測朝廷之意。勢須自作隄備。二則欲揚此聲勢。指望朝廷遣降處分。其情不過如此。愚慮所及。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乞差　元帥臣

臣契勘興元府見缺帥臣。竊以興元都會。地望雄重。節制軍馬。鎮撫中外。邊防事宜。利害非一。而蜀道僻

遠奏報往復動輒三四月伏望陛下出自聖意蚤賜選擇老成詳練忠義謀略之臣付以方面庶幾上流增重根本強固臣苟有所見不敢不具奏稟取進止

奏已分地界

臣契勘敵人先以地界未定屯兵聚糧外示聲勢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備奉四月一日聖旨指揮令四川宣撫制置司行下所屬照應舊來施行不得差錯臣已遵稟行下外候諸處申到即時照應施行竊聞金人師旅疲敝皆欲休息今來地界既定必自引退伏恐聖慈欲知謹具奏稟取進止

文定集卷五

奏議

論薦舉考限疏

臣契勘四川制置使司。先舉指揮選人磨勘改官許從本司出給公據。申吏部施行。伏見紹興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以每歲合舉員數將一半舉已關陞或實歷三攷以上人。餘一半舉目歷任以來通及六攷以上人。如違今來攷限舉官與被舉之人並行罷黜。雖去官勿原。又隆興元年三月初四日指揮。改六攷作五攷者。竊想指揮之意。蓋恐初官未及三攷而夤緣請託。多爲之備。收留舉狀。以待異日磨勘。非獨長奔競之風。亦以妨寒畯之路。故立此條約。以爲限格。然而其文有煩複而難明。其法有拘礙而難遵。選人于法必實歷三攷或四攷。方得關陞。固有三攷以上而未關陞者。未有已關陞而非三攷也。然則謂之舉三攷以上人足矣。必吏云已關陞也。此臣所謂煩複者也。且薦舉之法。將以取人才。攷政績。非苟以充數而已。今且以一郡論之。假令郡守歲合舉二人。而偶無實歷五攷以上人可以應格者。則將至于闕而不舉矣。又如有三人焉。其二則三攷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皆當舉也。其一則五攷以上。而其人材政績爲不當舉也。則或將捨其所當舉而取其所不當舉。以就一半之數矣。此臣所謂拘礙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在外合舉改官親民任使者舉實歷三攷以上人。更不必以已

關陞及五攷以上爲拘。如此則文理明白。簡而易從。既可以革去初官奔競之弊。而又不失所以取人才、攷吏績之本意。臣竊見祖宗之時。諸路使者薦所部吏。未有限數。在京臺閣及常參官。皆任知州通判者。雖非所部吏皆得薦。其法至寬也。然而選人引見。則有特旨。京官改轉。則有定員。是以薦舉雖多。而官不冗也。今法益密矣。而來者無窮。陛下攷祖宗之制。酌時世之宜。而有所損益焉。臣輒因職事所及。而忘言之。不勝惶恐俟罪之至。取進止。

論罷戶長改差甲頭疏

臣竊以祖宗法令。至于今日。嚴密詳備。所宜奉承遵守而勿失者也。比年以來。官吏推行。或非其人。至于事失其宜。民受其弊。議者不察其故。而往往歸咎于法。偏見率意。出奇立異。輕議改作。苟以求售其說。而不究法之本末。不顧民之利病。紛更紊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蓋不少矣。如近日臣寮有請欲罷催稅戶長。改差甲頭。此但見戶長之害。而不思有以救之。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民有產業。則有常職。今免役條令。每二百五十家。差戶長二名。以催理民所當納之賦。何復難者。然而戶長不堪其役。而或至于破產者。豈有他哉。蓋物力有厚薄。役次有久近。使縣令親閱簿書。依公點差。則民自無詞。今胥吏舞弄作弊。至有差一戶長。至于四五而不定者。此其害一也。稅租自有期限。追集比校。拘留勘罰。其害二也。官物已納。而不即銷簿。往往重疊剗欠。其害三也。攬納人類。多與公吏相表裏。亦有公吏自爲之者。攬而不納。反以殃及戶長。其害四也。逃亡戶絕。不復倚閣。而使戶長代納。其害五也。形勢之戶。稽慢苟免。官司

不敢誰何。而惟責辦于戶長。其害六也。不能檢察姦偷。擅節冗濫。而財賦失陷。用度空乏。則豫借稅租。有併催兩科者。其害七也。此七者。特其大概耳。其他煩擾侵刻。豈易悉數。使縣令得人。則爲戶長者。無此害矣。苟非其人。則雖易置甲頭。而所以害民者。固自若也。大抵胥吏常態。利于生事以擾民。使其循常守舊。則無以濟其姦貪矣。故每朝廷政令之下。則竝緣假託。疑惑上下。肆爲不靖。名曰奉行。其實違戾。如臣僚所乞以甲頭催稅一事。戶部勘當。下轉運提舉司。從長相度。如經久可行。卽申請施行。蓋省部之意。本欲博盡中外異同之議。而審定其當。非使以爲可行也。而潼川府申江縣。逐差甲頭八百六十二人。又以點追不到。決杖罪者四百餘人。支散甲帖。其納錢皆有定數。又令安軍金堂縣。差甲頭七百人。五日一次比校。則是此七百戶者。奔走道路。無虛日也。其行移曉示。皆以破奉朝旨爲詞。制置司因人戶論訴已行下住罷。令聽候朝廷指揮。仍牒四路轉運提舉司照會。外臣竊以戶長之法。無可更易。伏望聖慈明降指揮。令州縣竝依見行條法施行。勿復異議。仰惟陛下軫念百姓。而于監司郡守。尤所加意。延見賢問。攷察進退。此實致治之本也。監司得人。則屬郡治矣。郡守得人。則屬縣治矣。至于獻言之人。動欲改立法令。其紛紜而無益者。可以斷自聖意。置而勿問。眞宗皇帝時。李沆爲相。嘗謂在相位無功可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以此少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因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臣竊原沆之意。固非盡棄羣議也。蓋變更法令。古人所重。利未必興。害已先見。駸駸不已。流弊益甚。所以杜絕其漸。識慮遠矣。若其通達國體。切于世務者。又豈可一概論哉。臣敢因事而極言之。不勝戰栗之至。取進止。

奉聖旨依奏令戶部行下

論愛民六事疏〔原註〕乾道五年、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爲于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爲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爲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于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幾于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蕭何、鄧禹之言。卽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于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于詞令。見于政事。勤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

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攷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于事則悖。民受其弊。當在于此。故昔人謂康濟小民。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榷貨之利。今數倍于前代。州縣或科斂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剝進獻。頃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行繩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羅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于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賠累。或更竝緣肆爲奸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爲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爲盜也。今雖以籍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束州縣毋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爲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于前。次第而施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爲一。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取進止。

論欽宗配饗功臣疏

臣準尚書省劄子。太常寺官劄子。欽宗皇帝廟庭配饗臣僚。尚虛其位。當時官僚罕可稱述。而以身徇國。名節暴著者。迺有其人。雖其生前官品。不應配饗之科。然事變非常。難拘定制。因循九載。宜以時定。欲望敷奏。特降明詔。令侍從臺諫集議以聞。三省同奉聖旨依者。臣謹按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

常祭於大烝蓋以其有功特褒異之以示勸也本朝一祖七宗皆以宰輔配饗名實俱稱人無間言恭惟欽宗皇帝遭時艱難其所圖任共政之臣皆未有能稱其任者非常之變自古所無今若欲應故事苟令備數必無以厭愜公論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寺官所言也至于當時死事之臣前後非一建炎以後皆已次第褒贈今若欲令配饗欽廟既典故所無萬一創行之又當攷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宣宗皆無配饗功臣蓋配饗之意主于勸功司勳掌之而名曰功臣其意可見非宗廟之禮必待此而後備也伏見本朝建閣立名以寶藏御集獨太祖英宗兩朝既無御集閣亦不建蓋雖崇奉祖宗然必審其實必當于理不虛尚文飾以強塞人情而已臣竊謂欽宗配饗功臣無其人則當闕之既合于周禮司勳之義又有唐故事又有本朝建閣體例如臣言允當伏乞聖慈特降指揮今更不議取進止

貼黃

臣伏見治平二年詔議濮安懿王典禮元祐八年詔議郊祀尋皆有指揮罷議蓋或議或罷惟其事之可否而已伏乞睿照

論金使名犯眞宗舊諱疏

臣伏見金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眞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說諭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愈甲難處不若防微杜漸于今日也取

進止。

貼黃

契勘金人所遣正使。其姓悰。名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睿照。

同諸司請定寺觀納趲剩錢期限疏

臣等今相度上件趲剩錢。元降指揮係于次年上半年內起發。昨來諸州措置不一。或趁秋成起催。則有穀價正賤。輸過其數之費。或令四季分納。則有期會迫促。非時舉貸之患。蓋緣八州地利所種早晚不同。寺觀大小。事力亦異。互有利害。難以概行。然必俟次年催理。則其間或以蕩爲他用。責之于無。反致勞擾。今欲乞令八州並自秋苗初限日起催。各隨土俗所宜。接續送納。至次年上半年內取足。或有情願自于秋苗前者。亦聽從便。官司不得立限期。其自來係納本色米。或折價去處。皆依舊例。庶幾少寬寺觀之力。州縣亦不至闕誤。

論勘合錢比舊增重疏（原註）兩運使奏。

右臣等仰惟陛下力行仁政。勤恤民隱。凡中外議論。有以便安元元者。未嘗不嘉納聽從。此堯舜之心也。然而事有曲折。理有疑似。而利害頓殊。名實相反者。陛下雖有仁心仁聞。非特民不被澤。而愈更受害。此爲人臣者宜思所以將順聖德之美。而不可以苟已也。伏見乾道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聖旨。依臣寮所奏

諸路州縣受納人戶二稅等每鈔收勘合朱墨錢三十文今欲每貫石匹兩以上隔數收勘合朱墨錢比舊卻減作二十文其下戶錢不成百米麥不成斗紬絹不成尺絲綿不及兩者並免收納庶得優潤下戶已付戶部施行者竊以議者之說以昔之取于民者三十今減爲二十昔之畸零今盡除之此所謂損利以予民宜陛下之樂從也而其實則大不然者昔之三十蓋以鈔計今減爲二十乃以貫石匹兩計且以錢論之或十貫或百貫均是一鈔昔日不過納錢三十而已今則十貫則當納二百矣百貫則當納二貫矣參差不齊絕長補短總而計之則其所多取之數蓋有數十百倍而不翅者矣謹按人戶輸納官物以錢陌取之者曰頭子錢以鈔旁取之者曰勘合錢此乃兩事也頭子錢本起于除陌錢蓋唐五代不得已之政本朝因循未能盡革然舊法止于一十三錢至紹興十一年增至四十三錢乾道元年十月又增一十三錢是頭子錢昔之十三者今爲五十六錢矣所謂勘合錢者初因宣和間講議司措置令人戶從便寫鈔旁輸納官庫謂之合同印記錢前此所未有也至紹興四年以軍興用度隨宜措置改作勘合錢令人戶輸納稅賦將寫到文鈔每副收納勘合錢三十文以此觀之是頭子錢因貫陌而除勘合錢因鈔旁而出其制名之意各自不同今乃不究事因一例增取則併頭子勘合之數每貫爲七十六錢矣頭子錢固已重矣又舉勘合錢而增之是一之爲甚而再焉者也以鈔旁取之而又計其貫陌是名不正而言不順也以減賦爲名而其實增之是以白爲黑也取之以數十百倍之多而于不成斗百尺兩者獨之謂之優潤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而小民無知藉藉嗟怨但謂有司利于掊斂而以虛名欺之豈復知陛

下聖意所在。齊宣王以羊易牛。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又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烏知之。蓋百姓所見者特其外之迹爾。宜其知之淺也。夫以蜀最僻遠。而陛下垂意加惠。無所不用其至。折估糴本之虛額。則屢詔除放。白契稅錢之積欠。則一切蠲免。豈有他哉。凡以愛民而已。惟是建言之臣。失于詳審。使百姓有以輕議有司。甚非陛下愛民之意。漢 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殺人。其後更定律令。民乃得全活。天下之事。固有以善爲之而失其本指者。自昔聖賢所不能免。惟知其非而改之。不俟終日。則德意明白。民志自定矣。或恐議者謂勘合錢所取微細。未足以厲民。臣等以爲軍興以來。百姓賦斂十倍于昔日。刻剝朘削至此極矣。譬如羸弱之人。負百斤之物。間關遠塗。不得休息。若減其一二。猶可少蘇。或稍增之。則輾轉疲乏。必斃踣而後已。一綫之溜。久而穿石。存亡危急。間不容髮。未可以爲無傷而弗去也。凡百姓疾苦。陛下固已盡知之。而臣等猶反復言之者。誠不勝惓惓之義。伏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指揮。其勘合錢令依舊法施行。中外幸甚。

論左藏南庫疏

臣伏蒙聖慈。親賜手筆。令臣子細開具激賞庫見在錢物。及諸處每歲供納數目。奏來者。臣竊以自置激賞庫以來。二十有七年。其間增損不一。費用亦異。今且開具紹興三十一年見在及所入之數。可以見其大概者。唐宰相李德裕奏請置備邊庫。歲入泉帛。皆有名數。以度支郎中判之。本朝更定官制。戶部侍郎二人分判左右曹。而有曹實主封樁。議者雖或以爲疑。然終不能易也。兵興以來。費用百出。封樁錢物。其

僅存者無幾。于是戶部侍郎。不復分職而治。其勢然也。陛下比詔有司。以御前激賞庫歸戶部。又詔以左藏南庫爲名。凡有軍期。方得支用。所以示天子不私其財。與夫備豫不虞之意。祖宗之制。雖未可復。而唐之備邊。亦不過如是而已。竊見近歲。如出賣官田、官告、度牒、及進奉銀絹。雖皆已樁管。亦合撥入南庫。以見其爲有司存。遇有缺乏及緩急之費。須奏請得旨。然後可支。欲望指揮。更賜詳酌施行。

文定集卷六

狀劄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準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爲用。尊其所聞、充養益厚、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授端明殿學士舉查籥自代狀

右臣伏覩某官查籥、儲古之學、可施于今、應變之才、皆適于義、奉使入蜀、跋涉七年、隨事便民、爲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必多、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薦尤袤劄子

臣竊以人才之難、自古所嘆、爲國家者、所當博訪詳試、以見其可用之實、則下無遺才、而人皆得效其所長、以協濟天下之務矣。伏見左從事郎、江陰軍軍學教授尤袤、學問該洽、富于文詞、議論詳明、通于世務、隨牒州縣、久安下僚、臣比者誤蒙恩除、法當舉代、輒以其姓名仰塞詔旨、又前此蔣芾、陳之茂、胡沂、皆嘗舉袤自代、蓋公論所與、非獨臣知之也、而袤貌既不揚、性復靜退、故久之未爲時用、臣謂貌非所以取人、而靜退之士、尤當獎進、區區報恩之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詳察、取進止。

薦聞人阜民狀

臣伏見左迪功郎福州州學教授聞人阜民學博而知要氣和而有守福唐學校最盛每春秋補試常不下六七千人奔競請謁習以成風是非毀譽無所不有而阜民持身謹嚴守法堅確人既不敢干以私久之亦無間言也士之癯老者安存之敏秀者誘進之偏長片善必加獎勵人自愛重益勸于學

薦鄭樵狀

臣聞舜之所以爲大聖者以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恭惟陛下與人爲善如舜之德凡爲臣子者宜仰體聖意有所見聞皆以獻之于上況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疏遠自外伏見福州寄居鄭樵自少篤學無他嗜好年踰七十稱道不倦所著六書本義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證援疑者闕之不爲強說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鑿之失又有詩傳其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伏望聖慈令福州取索繕寫投進庶幾一經聖鑒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記事纂言之勤

薦于輗治狀

準都進奏院報敕勘會累降指揮令監司守臣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者具名奏聞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行下諸路監司于部內各舉三兩人不許連銜守臣于屬邑各舉一二人具姓名保明令中書門下省籍記姓名取旨甄擢者右臣伏見左奉議郎知成都府華陽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于輗操心公正遇事敏明縣係倚郭當紛華繁劇之會姦猾出沒訟牒紛紜蠹弊最多紀綱難立本官疏通

無蔽。健決有守。吏畏民安。政平訟理。委是治狀顯著。臣保明詣實。謹錄奏聞。

薦何耕充文章典雅科狀

檢準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敕節文依臣寮所請以六科薦舉內文章典雅科。可備制誥。節操公正科。可備臺諫。決理該通科。可備刑讞。節用愛民科。可備理財。剛方愷悌勞績著聞科。可備監司郡守。知幾識變智勇絕倫科。可備將帥。應文臣職事官。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見任將帥。每歲須與于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覩左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何耕。富于學殖。蚤以文鳴。筆力敏贍。詞理精確。堪充文章典雅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辭。今來所舉何耕係第一員。謹錄奏聞。

薦蜀中人才劄子

臣近者上殿。伏蒙聖慈問及蜀中郡守。竊以比年朝廷所差監司郡守。類皆出于選擇。雖非全才。要亦須有一長可取。而又明示好惡。公行黜陟。中人以下。亦皆知所勉勵。惟是遠方人才。沈伏下寮。無以自達于上。臣苟有所知。不敢隱默。伏見左朝散郎通判眉州樊漢廣。居家孝友。當官廉勤。可以爲奉法循理之吏。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宇文紹奕。好古博雅。敏于吏事。頃四川總領所蠲除劍州和糴以寬民力。實自紹奕發之。既而民間缺食。紹奕親至外縣。徧行山谷。隨事措置。皆有條理。右奉議郎新通判成都府程佺。明敏彊濟。可以撥治繁劇。撫養凋瘵。左奉議郎辟差充四川總領所主管文字于輗。材力優裕。從容治辦。聽獄

訟理財賦皆得其要今四川總領所實賴以濟右通直郎通判文州任忠臣公廉有守內行謹飭通曉民事盡心不苟左文林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謝中學問詳明操履修潔講究事務常有捐軀徇國之志左武大夫成都府路副將嘉州駐劄王价材勇忠樸而謹守法令久歷行陳屢立戰功前此以不爲大將所喜自乞離軍若付之邊郡必能安靜此皆臣所熟知者伏望聖慈特賜裁酌取進止

薦張行成劄子

臣竊以牧養百姓在于郡守郡守之臧否朝廷所當知而在遠方者尤不可不知也昔太祖皇帝命錢文敏知滄州謂之曰知滄州郭思濟盜庫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遐遠請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鞫之太宗皇帝時殿中丞知榮州李虛己因上表謝恩太宗親批紙尾有良二千石之褒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改知遂州既有治迹又賜詔奬諭虛己卒爲名臣夫以西蜀僻遠之地而郡守之臧否其細微曲折太祖太宗皆知之如此則官吏無不聳懼下情豈有壅蔽治安之效其要在此臣以疎拙誤蒙委寄之重念欲罄竭駑鈍以仰贊聖明萬一耳目所及不敢隱默伏見左朝請郎知漢州張行成通經博古尤邃于易才高識明臨事能斷紹興二十三年王孝忠等謀叛于成都帥臣曹筠閉閤不敢出官僚往往逃避行成時爲都鈐轄司幹辦公事獨排闥見筠邀請出廳整兵授甲指畫擒捕尋即平定今樞密王剛中作成都續記實載其事不然則事有不可測者其爲漢州聰察彊敏請謁不行號令嚴明盜賊屏息豪強退聽措置財賦倉庫充實凡一境之內修舊起廢皆不擾而辦臣攷其治行參以衆論實爲一路之最今去替止在十月

伏望聖慈特賜旌異或召對以攷察其人才或令再任以慰民願或別與遷擢以盡其所長庶幾遠方官吏皆知聖明在上燭見幽隱莫不精進以承休德其所勸大矣取進止

薦吳揆劄子

臣伏見右朝散郎直敷文閣添差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吳揆資性厚重表裏誠實雖生于將門而更歷艱苦被服儉素人情物態曲折通曉謹守繩墨安于淡泊言不輕發發必有常有勉勵趨赴事功之意雖任將作監丞既而累歷外任皆未能究其所長其父玠精忠義勇效死百戰以保全蜀既沒幾二十年蜀人廟祀之如一日所有揆今任添差參議官已滿伏望聖慈特除揆蜀中合入釐務差遣既以慰蜀人甘棠之思而揆亦得試用其才稍自見于職業必能奉法循理仰稱使令亦使將家子孫有所激勸取進止

薦吳洵充郡守劄子

臣仰惟陛下垂意民事詳擇郡守攷察試用得人爲多惟是四川去朝廷萬里雖有人才未易聞達臣以疏謬誤蒙委寄之重苟有所知不敢隱默庶幾仰贊聖政萬一伏見朝散郎前通判永康軍吳洵和易而有守沈靜而有謀其于民情吏事究極本末推見微隱永康久闕守臣洵兼權軍事聽斷詳審事無留滯詞訟之至于諸司者比他郡特爲絕少禁約山林以限隔夷人修治渠堰以疏導水利隨事措畫纖悉周密皆有條理若付以一郡必能宣布德意收養小民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栗之至取進止

薦李蘩知邛州劄子

臣等契勘邛州號爲繁劇所應辦贍軍錢物數目浩瀚自知州何極到任之後夙夜竭力稍有倫緒今來何極致仕僅及兩月所虧欠逐月合納錢物已自不少又緣邛州自舊以蒲江井鹽于稅戶處和買絹帛出納之際弊倖非一本路轉運司措置令賣鹽買絹皆官自了辦方事行之初全在郡守得人約束嚴明防察周密乃能革去積弊伏見左奉議郎簽書隆州判官廳公事李蘩才識明敏潔己愛民向年彭州逋欠贍軍緡錢在一路爲最多轉運司差蘩兼權彭州通判解紛決滯政修事舉綿州屯駐大軍間或侵擾居民制置司差蘩兼權綿州恩信著明軍民安靜已試之效皆有實狀伏望聖慈差李蘩知邛州填見缺庶幾民受實惠財賦亦辦取進止

薦時紫芝歷學劄子

臣竊以歷數之學精通者寡自古治歷必待儒學之士與日官通共審訂乃能成書蓋日官徒能分部運算至于索隱探賾則或非其所及漢更造太初歷雖唐郎洛下閎各奏其技而司馬遷壺遂諸人實總之是非殆得堅定今朝廷以乾道新歷測驗有差別加改正雖責之日官而久無定論臣伏見左朝散郎時紫芝問學淹貫而耽玩數象用意詳密著歷書五十卷辨析異同推究微隱多先儒所未到士人之明歷學者少見其比伏望聖慈令都堂審察如實有可取乞與一在京差遣仍令與太史官議定新歷庶幾仰稱陛下欽崇天道之意取進止

應詔薦將帥辭免權宣撫劄子

臣伏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參知政事魏杞等與臣吝目宣示聖慈訓諭事件臣謹具奏稟下項

一、臣恭奉聖訓以蜀中將帥能否高下朝廷無緣盡知令臣于軍中公選材略威望衆所推服不必材堪宣撫之人但得可總興州大軍者具職位姓名一二人剳奏者臣伏見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知階州吳拱持身謹廉御衆嚴整家世忠義常以捐軀徇國爲志而詳審沈靜事不輕發出入揚歷名迹益著其父吳玠效死百戰以保全蜀蜀人懷其恩德所在廟祀而拱又能如此非獨士卒樂爲用百姓亦喜之如隆興二年金人大入諸將皆出獨拱祁山一戰之捷人賴以安而或者指爲怯懦選事亦可見其不然矣又伏見果州團練使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鈐轄御前後軍統制節制利州屯駐軍馬吳勝驍勇忠樸處事平允曉練軍政善拊士卒比之吳拱可以爲次又伏見降授郢州防禦使充荆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姚仲世爲將家閑輔之人素所信服仲前後立功多在川陝紹興三十一年原州之戰蓋恃勇輕敵以致失利然士卒初無間言至今思之其得罪閒廢常有感慨發憤刷恥自效之志既而沈介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乞辟仲隨行亦以緩急可使此三人者皆臣所知伏乞睿照

一、臣恭奉聖訓萬一吳璘果不起令制置司徑作得旨一面收取印章權行主管職事申取指揮者臣謹已遵稟外伏念臣才力綿薄制置一司已懼不稱比苦目疾職事曠廢陳乞宮祠差遣方且跼蹐仰俟恩命今復蒙此宣諭尤非所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擇力授任庶幾緩急之際不誤使令

辭免戶部侍郎奏狀（原註）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戶部侍郎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恭惟陛下以國計之重。愼擇所使。而猥以及臣。此正臣子奔走磨厲。以見于事功。而求所以報稱之時。而臣竊自隱度。有所不敢默者。伏以國用匱乏。民力凋敝。至于今日極矣。以公私並困而欲爲均濟之策。以朝夕不給而欲爲經久之謀。自非宏才贍智。離倫絕類。未有能善其事者。如臣愚陋。技能無取。泉穀之事。初未之學。循常守職。猶爾敗過不暇。今乃責之以其所不能。望之以其所甚重。苟貪恩命。冒昧而處。必且以曠敗獲罪。臣何足言。實恐累國。重念臣頃者。自請治郡。嘗蒙聽許。幸今軍旅少息。非有前日避事之嫌。伏望聖慈收還新命。別除臣一外任差遣。庶安愚分。以叶公言。臣無任懇到激切之至。

再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新除權戶部侍郎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君父之命。敢或不從。而臣反復思慮。義難苟已。敢冒萬死而終言之。竊以戶部。于今日爲尤重。臣于泉穀。爲尤非所長。今舉所甚重。而付之于初不練習通曉之人。此古人所謂譬如田獵。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者也。今方愛惜分陰。修舉庶政。而于所甚重者。乃使如臣等輩嘗試爲之。迨其職業不修。過咎已著。然後有所廢置。則失時誤事。固已多矣。此臣所以震恐失所而不敢苟已也。伏望陛下重國計。不使任非其人而至

于曠廢矜憫臣下不使用過其量而至于顛隮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改除一外任差遣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惶懼之至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辭免兼侍講奏狀

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侍講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竊惟春秋之作以俟後聖陛下方將推先聖之志措諸事業以幸天下徵言要義既自得之又使承學之臣誦述所聞庶幾或有取焉而臣質性遲鈍問學褊陋雖獨抱遺經曠日持久訖不能有所發明豈足以參備講勸仰承顧問伏望聖慈追還新命而簡名儒使得預于斯文以稱陛下稽古圖治之意臣無任激切惶懼之至

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準行在入內內侍省降到御前金字牌御寶封送下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除臣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者委寄之重寵秩之優決非綿薄所克負荷震恐失措不知其何以得之臣聞天下之事習之而後能知察之而後能行苟或彊所不能撓埴索塗冥行冒進必至于顛仆而後已伏念臣山林書生涉世尤拙質性愚樸動與物忤識見遲鈍安在人後奔走州縣不過守法令謹期會然猶救過不給況于去朝廷萬里之遠統四路兵民之寄當今自閫以外未有如此其重者其間應變制宜防微經遠殆不容毫釐之差緜隙之闕而臣生長江南其于西蜀蓋夢寐所不及風聲氣俗山川形勢邊

鄙曲折。將士能否。既非經歷。又未嘗講究。以至朝廷所以置司之意。前後累年措畫之大計。皆莫知其本末。昔鄭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國僑以爲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今陛下之所委寄。其爲邑也。不亦多乎。豈可使如臣之不才。不習其事。嘗試爲之。苟以承乏而已也。伏望聖慈。察臣所陳出于誠實。非敢爲僞爲慢。以自取罪戾。蚤賜指揮。追還成命。改畀能者。庶幾不誤國事。

再辭免四川安撫制置使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賜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新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恩命不允者。冒陳危悃。宜即嚴誅。聖恩寬宏。詔旨温厚。愧悚交戰。不知所據。惟天幸不可以數得。君命不可以久違。而臣揆之于心。斷之于義。有終不敢以自欺者。竊以人臣之義。不擇事而安。謂其才足以任事也。若其才不足以任事。而苟以承命爲恭。至于誤國辱命。則其不忠莫大焉。此義之所不敢也。況臣叨冒厚恩。非衆人比。念非捐軀。無以報塞萬一。今幸使令。此正臣夙夜奔走以自効其駑鈍之時。其如軍旅之事。素未之學。西南之地。又未嘗經歷。而一旦付以統帥之寄。譬如借聽于聾。求道於盲。雖欲竭耳目之力而從之。愈見其謬。顛錯而已。苟或顧避嫌疑。貪戀名寵。以不能爲能。不以誠實控告君父。則他日之罪。將有不可勝誅者矣。重念臣頃者。蒙除權戶部侍郎。臣以瑣材之事。非其所長。雖兩具辭免。而迫于成命。黽勉就職。俯仰數月。訖無可言。不免叅煩天聽。出守外郡。臣竊痛自咎恨。與其不任職而後去。孰若力辭于未就之

前況今蜀中去朝廷萬里非如輦轂之下有所奏請可以卽達苟或任非其人久此曠廢豈不輕失事宜數爲更易豈不重困民力此臣所以再三審度決不敢冒昧而受以重前日之罪也伏望聖慈蚤賜矜允追寢成命臣無任激切戰栗之至

表

謝權吏部侍郎表

濛從淸華非歷階之可至銓曹叢劇必游刃之有餘曾謂臣愚亦叨帝擧伏念臣受材不贍涉世多艱窾窒寡聞不適于用單子獨立莫爲之先仰緊聖明俯燭幽隱雖或拂拫之云久終然簡記之不移乃者方勉就于外除亟召還於中祕躊躇四顧不意自全沐浴三薰復與人齒惟是猗無于他技幸今得預于斯文竊冀從容其間庶幾饜飫之益遽蒙誤寵超置近班矧黎獻之惟帝臣豈其乏使而六官之皆民譽安可非人退省妄庸倍增戰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無私覆仁不遐遺底愼兢兢之萬幾兼收斷斷之一介運獨化於陶鈞之上執非曲成效薄技于周衞之中何以仰報惟忠義之是守要死生而弗渝

謝戶部侍郎表

究財貨之源流初非素學迫威顏之咫尺弗獲終辭冒昧而居顚隮是懼伏念臣受才不贍涉世尤疏退處鄉閭食不供于伏臘出書吏攷政每拙于催科緊心計之非長于自謀而可卜自蒙誤寵獲備從官乃者理財實今急務曾微管穴之見少效芻蕘之忠闕所不知安于無用豈謂地官之乏遽承帝命之嚴薑

量能然後授以官而聽言然後試以事今此二者臣無一焉矧以財力不支公私俱困謀無遺謫而未聞悠久之計日不暇給而未見勤勞之功宜得異材俾勝此任豈無可使乃以及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用人惟己永言國計之事太息人材之難以謂象罔得珠或出乎智力之外伯樂相馬不在于物色之間故特取臣於憃愚類非責效於凡近惟是不敏既如前之所陳過此以還又非臣之所及莫知稱塞徒切戰兢

謝兼侍講表

民部獨員方不遺于餘力書筵兼職乃得預于斯文仰聖恩之有加愧凡品之非稱伏念臣學雖好古材不逮人佔畢呻吟初未離于糟粕望洋歎息悅難究于津涯何意誤知俾陪勸講惟茲魯史裁自仲尼豈無詩書未若見之行事亦有游夏莫能贊于一辭況在後來敢云能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篤實緝熙光明獨傳先聖之心合若符節博詢多士之說至于芻蕘雖甚無庸亦將有取與人爲善幸親見于聖時足興以言誓益堅于素守

福州到任謝太上表

入備從臣出專方面皆公朝之選豈綸力之克堪伏念臣起自書生遠隨計牒在庭多士首蒙擢第之榮去國累年兩被賜環之寵無左右沃談之助無期功強近之依獨賴聖明俯燭幽隱叨逾分報效蔑聞昔已免于譴訶今復當于委寄茲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誠參化育道極高明不自有于成

功。莫能名于至德。凡是飛潛之類。孰非長養之餘。自顧么微。若爲稱塞。布宣漢詔。敢忘三尺之循。仰戴堯仁。第切萬年之祝。

謝授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表

連率之權。非其他比。職名之寵。不以次遷。內省無堪。力辭弗獲。伏念臣來自下士。列于近班。斗筲之人。豈足言于遠略。老馬之智。猶可效于外官。心雖甚勞。課僅自效。敢謂聖明之過聽。復茲委寄之有加。以不知兵而盡護于將屯。以未閱歲而再升于華序。愧懼交戰。啓處靡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九重之邃。而垂念于遠方。攬多士之富。而曲收于片善。察其謹畏。謂可使令。特捐寵光。明示恩意。可當一面。顧曷稱於褒揚。如履薄冰。惟不忘於儆戒。

謝太上表

帥權特重。名寵過優。自顧么微。豈能負荷。伏念臣山林冷族。章句鄙生。親蒙賜第之榮。遂出在庭之右。寖叨簡拔。馴致超遙。茲者獲奉藩條。僅逃官謗。敢謂褒嘉之渥。更當委寄之隆。人微望輕。力小任重。殊未知于稱塞。徒有愧于生成。此蓋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道妙難名。功高不宰。凡曰飛潛之類。率皆長養之餘。獨此孤生。尤非衆比。身非敢愛。奚辭蜀道之難。心豈謂遐。自託堯天之大。

謝除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表

自昔端明之職。尤重選掄。于今侍從之臣。未嘗除授。乃緣外補。獨被優恩。伏念臣頃自遠方。入登近列。念

遭逢之匪易宜報稱之何如三沐而薰縅收還于神觀再拜以獻庶少效于愚誠而臣災禍洊罹疾病交戰身其餘幾奚尺寸之能伸處不遑寧徒朝夕之是懼仰蒙聖鑒俯燭愚衷分符俾在于輔藩進職仍超於近列其爲忝冒益以稠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擴大明以照臨百官推至仁以曲成萬物謂臣才雖不逮固碌碌以無奇察臣志則靡他蓋惓惓之有義全其出處加以寵光名隸禁庭蓋無分于內外心存軒陛敢或替于須臾

平江府謝到任表

一麾出守實在于邦畿五月上官敢拘于俗忌第憂短拙莫副使令伏念臣託勢至孤抗塵滋久頃繇蜀道入覲漢庭親蒙一字之褒擢置六卿之長所兼職局皆極清華徒殫千慮之愚蔑效萬分之報曠官益甚終日靡寧屬申詔之垂仁俾優恩而補外十萬戶版圖之盛昔尤謂其繁雄五百里甸服之中今實同于馮翊矧施德之自近念爲政以何先雖要路之津幸容引去而大邦之屏豈易克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燭萬微道包衆有稱物平施皆適人材之宜視民如傷尤嚴郡守之寄豈特曲全其出處蓋將期望以循良而臣頃侍清光屢聞睿訓軫念民隱洞知下情誓殫撫字之勞仰稱聖明之意

文定集卷七

策論

廷試策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于廷．詢之以天下之大計．日覬聞治道之要．顧臣淺陋．何足以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于師者言之．竊以爲、爲治之要．特在于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仁．則天下相率而趨于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義．則天下相率而趨于義矣．故愛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于此者也．以修己安百姓爲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爲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益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求諸己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詔萬世自孟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今陛下果能反求諸己而力行之則凡所以問于臣者臣雖不言而治道固已舉矣不然則臣雖欲言之無益也然而聖策下詢則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謹一二而對陛下當見此理之昭然而不復疑矣伏讀聖策首慕古先聖王之治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臣竊以爲聖王之治其則不遠陛下反求諸己在先立其志爾陛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其于天下之事若不足爲者但陛下未之爲耳夫以金人之入中國莫有當其鋒者宜若不憚于之較也然去冬警奏既聞陛下赫然震怒親總戎輅號令六師而敵人自遁所以然者以陛下之英斷而不憚于勤勞也湖湘之寇弄兵潢池爲患久矣陛下委之賢將授以方略不出數月遂能殲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蒂之盜而安千里刀刃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略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與衰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爲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爲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光大孰能禦之哉至于措諸事業之間寬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願陛下立志以爲本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爲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爲者哉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粵自卽位九年于此思

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施爲繆盭。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臣以爲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己。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爲上。牧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盡亦先于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爲自治之計者何也。昔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爲根本之圖。故高祖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內。今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欲伐吳。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志。今也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毀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留守兵。欲率勵羣帥。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卻。又未始有定論也。至于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于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其于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卻。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爲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爲自治之計。臣竊恐爲敵國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恥。復祖宗之烈。正猶卻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翻然奮寤。不憚改作。則中興之業。殆猶反手之易。願先定大計。然後從事。毋爲此紛拏錯亂而無歸宿也。凡我之所以自治者。無所不至。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又何以治效之不進爲憂乎。惟陛下力

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眞才之未顯實惠之未孚穴食之未革爲慮臣以爲此誠當今之宿弊而其所以治之則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夫吏道未肅宰相之責也民力未蘇郡守縣令之責也兵勢未強諸將之責也臣竊謂天子之于天下所欲必得所求必至上之所好者玩異則下之人以玩異而獻矣上之所好者財利則下之人以財利而獻矣蓋未有上好之而下違之者也今陛下銓選之令則誠有意于肅吏道矣嚴科斂之禁則誠有意于蘇民力矣謹揀練之法則誠有意于強兵勢矣然而眞才之未顯則是宰相進賢退不肖有未盡也實惠之未孚則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穴食之未革則是二三將臣訓兵整旅有未善也夫人君之詔也若聲而其下應之也若響苟好惡一萌于方寸雖不形于言詞氣色之間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今陛下以是三者爲宵旰之憂發于詔令而下之人猶不能奉承之無乃陛下誠有所未至耶苟誠未至而徒爲空言則雖日下詔書果何補于事哉臣竊見朝廷前日以郡縣之吏多非其人乃詔侍從臺諫館閣之臣使各舉所知以備其選一時在位之士蓋嘗以其所知而舉之于朝矣而未嘗出其姓名而試其用也又嘗下詔以今之守令有歷任雖多而才非所堪者皆使退從散局當時蓋嘗略行之矣而今則又復廢棄而不舉也則是擇吏誠有所未至此眞才所以未顯也數年以來民不堪命雖詔書出于上而虐令阻于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恐以犒設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奸緣姦弊下不聊生乃復寬下赦文放其租負而律文又以分數爲限實不能免苟以欺之則是恤民誠有所未至此實惠所以未孚也今士卒驕惰賞罰不明無所別

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其無故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號呼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梃小隊皆效敵人節制蕩然雖其將帥莫敢目保至于冒請月俸虛糜餉糧蓋有詭名而請者矣蓋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矣蓋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矣朝廷知之莫敢禁止則是治兵誠有所未至此冗食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誠心則必有能爲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未至則在下之人雖欲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目欲攷課以核殿最省官以節俸稍屯戍營田以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艾則欲定武功之算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參府衞之制臣以爲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諸己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攷課固所當先也光武下詔減內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殿最而節俸稍矣然臣以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曰攷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公明者心也已之心不能治而欲以攷人之迹不亦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爲智以是爲非但徇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于是乎溷淆矣此攷課之本所以在于正心術也荀況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必自此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于正心術也陛下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哀樂亂其志使邪佞不得以惑之諂諛不得以入之如此則攷課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屯戍營田韓重華嘗用之矣終足以贍

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嘗用之矣終能使斂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足以寬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爲欲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明于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論疆埸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充國以爲明主可爲忠言條列利害反覆凡數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以充國之事觀之則營戍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唐之劉晏初得漕河之利病乃畏爲人牽制而移書于朝廷朝廷以其言爲可行也遂以漕事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攷其行事晏之掌邦計也凡始于廣德之二年而終于建中之元年前後十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觀之則平準均輸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陛下誠能蒐攬人才經略世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戍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爲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當干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爲甚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于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覬覦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而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盍亦取鑒于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衞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衞在唐則凡十六衞然臣以爲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晏安太平之後苟且偷安昧于遠圖政令日弛法度日隳諸衞之兵寖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彍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惟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弊而不修此府衞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盍亦取鑒于明皇而先振

其紀綱乎。凡此數者。攷之于古。驗之于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于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治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祲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應天以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己。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顓沛造次。不違于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遠而邇。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于桴鼓。臣竊觀于今歲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忘于食息之間。既而齋澤繼降。不出于旬日之內。蓋以陛下誠有惻怛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爲。而推今日之所未爲者。擴而充之。則天意昭格。將保佑宋祚于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實之效也。惟陛下力行之爾。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將大有爲于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可得而脅。惟人主力于爲善。勤于進德。始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于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修行。天下喜于王化復行。蓋方其

側身修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慶。知王化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關。馮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光武于是乎招徠俊乂。屈己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二君之所爲。使聖德日新。昭著天下。則民之不幸而陷于強敵。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況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爲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竊見陛下臨政願治。當宁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爲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問目。沈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算。竊以爲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爲。他人皆莫能爲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己之道。誠不敢務爲多言。以上惑聖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今日之事責之于誰耶。將責之大臣。陛下卽位以來。大臣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告廷之命。以某爲有道。以某爲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于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負經綸之方。方且畏懼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祿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卽位以來。臺諫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某爲正直。以某爲謇諤。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于前王乎。苟爲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徇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卽位以來。所以招徠而

用之者不爲不多矣。以爲不賢耶。則或得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陛下又何所見而然也。以爲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爲之意。果能無媿于前王乎。苟爲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往往旅進而旅退。患得而患失。阿諛諂佞。無所不至矣。是無惑乎治效之蔑聞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爲之而已矣。苟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惟陛下所欲。將無不可者矣。不然。則羣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爲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己之道也。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實萬世無疆之休。臣謹對。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鎭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敵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汔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爲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國以來。至于今。

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一。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復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爲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敵人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爲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修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